

三彩风·文苑

品味春天

□兰采勇



(资料图片)

一场春雨润湿了田间地头，春天的气息渐渐浓郁起来，万物争先恐后地抽枝长叶，唤醒了沉睡的大地。菜园里、树林间、沟壑边、田野旁、草丛中，到处蔓延着青的草、绿的叶，芽儿长成的野菜细叶娇滴滴、嫩油油。人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轻装简行，去野外寻找舌尖上的春天。

在春天的邀约下，野葱朝沐春光，夜饮春雨，宛如谁家初长成的姑娘，出水芙蓉般亭亭玉立。将采摘的野葱洗净后切成葱花，加上盐、味精、辣椒和香菜等拌匀后，一道简单而清香四溢的凉菜便成了。当然，你还可以将野葱作为配菜炒腊肉、炒鸡蛋，或是吃面食时撒上一会儿，都会让人垂涎三尺，胃口大开。

鲜嫩的侧耳根是春天里亦食亦药的野菜，根叶均可食用。它们多生长在山涧或田坎等阴湿处，扒开一块大石头或草丛，一大片蔓生的侧耳根总会让人惊喜。用铲子小心地将侧耳根挖出来，洗净晾干，加适量酱油、味精、香油、醋、姜末、蒜泥等拌匀，摆上餐桌，红绿白相衬，分外诱人。

蕨苔有“山菜之王”的美誉，一般生长在山林里。春风一吹，新生的蕨苔竞相抽芽，一支支蜷着的新芽握紧拳头，端庄、典雅地梳理着时光，绒绒的细毛在阳光下犹如羞涩的少女舒展眉目，惹人喜爱。将其用沸水焯一下，加入佐料，即是一道美食。

椿芽是春天馈赠我们的一种树上佳蔬。“嫩芽味美郁椿香，不比桑葚逊几芳”，那嫣红的叶、油亮的梗脆嫩多汁，芳香馥郁，风味独特，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如今，椿芽还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城市餐桌，让更多城市人领略了它独特的味道。

当然，春天的野菜少不了竹笋。在乡下，竹笋的种类较多。楠竹、斑竹、雌竹、水竹、毛竹……哪种能吃，哪种不能吃，乡下人一清二楚。选择竹林中过密或歪斜的嫩笋带回家，褪掉外衣，可切成丝、片、丁、块，炒来吃；可切成长条，用油煎煨，制成油焖笋；还可用它炖鸡炖肉，或作汤料。此外，嫩笋晒干后，还可以制成笋干储藏，成为冬季里的开胃菜。

乡村的春天总会让人意犹未尽。又是一年春意闹，让我们尾随清脆的鸟鸣走进春天的怀抱，采摘野菜鲜蔬，好好品味春天吧，幸福的味道就在心里蔓延。

早春柳如烟

□杨亚丽

一场春雪，洛阳的暖冬转为春寒。可没几日，弥漫不散的雾霾就被清亮的鸟啼驱散了。我知道，那是女贞树上的一群麻雀在告诉两只黄莺：春天来了！我不由得把手伸出窗外：风柔柔地在手心里流淌，暖暖的，没有了往日的料峭。

那边小路上，有两个背着书包的孩子。“瞧，柳树发芽了！”一个孩童说。“哪儿有啊？我怎么看不到呢？”另一个孩子近前仰着头问。见两个孩子这样争辩，我觉得很好笑，要不是离得远，真想上前告诉他们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就是早春景色的特点。那一抹嫩绿，如一蓬水草，在水汽氤氲的池塘里荡漾。

春花固然娇艳无比，但春柳最富诗意。形容春柳，莫过于一个“烟”字。有诗为证：“岸南岸北往来渡，带雨带烟深浅枝。”“雨余笼灞岸，烟暝夹隋河。”……诗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美丽的画卷：婆娑的树影有形无形，风来，它在缓缓流动；雨来，它在静静舒展。不悲不喜，永远那么从容。

有个姓柳的女子，花容月貌，才情如水。适逢山河破碎，大厦坍塌，她多方呼吁奔走，自筹钱物帮助官兵抗敌，想用自己纤弱的肩膀托起即将倾覆的大厦。面对丈夫的畏缩，她心如死灰，决然“奋身欲沉池中”，欲以此殉国……时代的脚步，不会因区区一女子的坚持而停止，哪怕一秒钟。她本是后花园里的一株柳，春来吐绿，做小鸟们的乐园；国将不国之际，她却要做一棵不畏风雪的青松……她天真的信仰与追求，值得后人回味。

永丰坊里的一株柳树就幸运多了，只因它遇见了白居易。“一树春风千万枝，嫩于金色软于丝。永丰西角荒园里，尽日无人属阿谁？”寓居洛阳的白居易，看着在怜惜一棵柳树，实则是在感伤时事，在不着痕迹的咏物抒怀里带着淡淡的忧伤。此诗很快流传开来，连皇帝也下诏“取两枝植于禁苑”“一树衰残委泥土，双枝荣耀植天庭”。从此，荒园里的柳树身价倍增，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。

关于柳，寓意很多，折柳送离人，看似送，实则留。“东门门外多离别，愁杀朝朝暮暮人。”柳本无知，不懂得人间的悲欢离合，却被有情人赋予了诗情画意。说到底，疏柳望月，不是柳在望，而是人在盼，期盼着“但愿人长久”……

阳春三月，踏青之时，相邀来洛河边赏柳吧，寻觅一分忙碌中的恬淡，让生活多一抹诗意的留白。

铁骨柔情 龙潭峡

□王利军

走进新安县龙潭大峡谷，我情不自禁地想吟咏大地的诗篇。

层峦叠嶂，雕刻出龙潭大峡谷的硬朗表情，那是龙的威猛。这条蛰伏的龙，虽然已沉默了12亿年，却从未失去雷霆之势，在漫长岁月里，它用无数枝节穿起了波澜壮阔的过往。

紫红色的崖壁，正是巨龙最初的刚直。当初，这条巨龙栖落在这崇山峻岭间，定有天崩地裂之声，大山敞开怀抱，接纳了它。如今，峡谷深处四处飞溅的巨石，仍在生动地摹写那乱石纷飞的瞬间。屏息凝神，大地的颤抖仿佛再次传来，那些巨大的石块恍然间又在翻滚。龙潭大峡谷这首诗，开篇便是惊天动地，险就要险至极处。

峡谷两岸，高耸的悬崖仿若铜墙铁壁，筑起铮铮铁骨，在阳光下透出古铜色，犹如关中大汉裸露的胸膛。那刀切斧斫的决绝，似凌空炸响，让人神情凛然。行走在峡谷中，壁立的山崖直刺苍穹，一线蓝天遥不可及。峡谷的雄险格外真实起来，仰视铁壁铜墙，不得不对大峡谷生出深深的敬畏。而天崩地裂处，诸多散落在峡谷中的巨石，仿佛凌乱写下的无字天书，把一个险字写得那样荡气回肠。每块巨石都成了凝固的时间简史，精炼叙述着沧海横流的往昔，往昔不可追，却都蕴含在这嶙峋乱石中。

再看那生于巨石中的青檀——青青数株檀，虬根盘石岩。石上青檀郁郁葱葱，早已与巨石融为一体，仿佛一阙阙命运抒情诗，以石破天惊的豪气，书写大峡谷的雄险。不过，这龙潭大峡谷的雄险却被一株株青檀柔化了，那沁人心脾的青翠，已把百炼钢化为绕指柔。

无处不在的绿，弥漫在崖畔谷底，调制出大峡谷的清奇秀逸。在涌动的绿潮中，时时有水声弹唱，曲声清越，与缥缈的云雾缠绕在一起，如梦如幻。大峡谷倒也多情，温婉处亦有女儿的娇柔。

清凌凌的水流随峡谷起承转合，或为瀑，或为溪，或为潭，轻吟一首水的长调。沿龙潭大峡谷一路走来，落差达数百米，涧水几经跌宕起落，留下了七瀑连珠。瀑下幽幽清潭，恰如龙潭大峡谷养在深闺的爱女，哪一个都秀色天成。

佛光罗汉崖，当是五百罗汉潜心修行处，暗藏在峡谷深处数百年，一朝现身便震惊了世人。高高耸立的崖壁上，一尊尊佛像犹如鬼斧神工，惟妙惟肖地演绎着佛界的精彩，把一个神秘的传奇留在这里。

在遥远的时空中，龙潭大峡谷确曾充满神奇，那印在崖壁上的巨人指纹，写在嶙峋山石上的天书，还有那蝴蝶泉、仙人足迹，无不指向奇幻的过往。这诸多奇幻，大约只有龙潭大峡谷知道谜底，可它沉在远古的回忆里，不肯吐露任何秘密。

不知当年骆宾王是不是寻着这首大地绝唱而来，只因这首大地写下的诗篇太完美，以至大唐才子面对如此景致，竟然没敢提笔。这倒也没有什么遗憾的，龙潭大峡谷处处留下了骆宾王的足迹——骆村、骆家坟、前骆岭、后骆岭……大唐才子最终融入了大地的吟咏中，成了龙潭大峡谷独立的章节。这大约亦是天意。